

# 1 柳林河畔

又到了春季大掃除的季節，鼯鼠一整個早上都在忙著打掃他的小窩；他在梯子、臺階還有椅子之間爬上爬下，又清灰塵又粉刷牆壁的。塵沙塞滿他的喉嚨和眼睛，黑色皮毛也被石灰沾得到處都是。

突然，鼯鼠把刷子扔在地上，大吼：「什麼春季大掃除嘛，根本就是自找麻煩！」他衝出大門，爬上一條狹窄的地道，開始用小爪子扒呀扒。等到終於挖穿最後一層土，感受到陽光曬到自己的鼻子時，他開心地在草原上打滾了起來。

「這樣才對嘛，比粉刷牆壁強多了！」他喃喃道。在地底生活得太

久，他都快忘了鳥兒歡愉的啼叫聲了。  
春風輕撫著他，太陽也曬得他暖洋洋  
的，能夠像這樣在草地上奔跑，實在是  
太棒了！

不知不覺中，鼯鼠來到了河邊。

這是他生平第一次見到河，他興奮地撲  
向新玩伴，河水發出喧譁聲與龐大的水  
花，這景象讓鼯鼠著迷不已。他陶醉地  
沿著河流跑著，一直跑到疲累了，才坐  
在河畔，聆聽潺潺流水聲。

不久，河對岸一個陰陰暗暗的洞穴



吸引他的注意。「假如能在那兒有一個家，該有多好呀！」就在他欣羨地想著時，洞裡一個小光點閃爍了一下，像是有人在對他眨眼睛。

鼯鼠仔細地端詳著，漸漸地，一張小臉浮現出來；那是一隻褐色的河鼠，毛髮濃密而光滑。他們簡短地寒暄之後，河鼠邀請鼯鼠搭船遊覽河岸風光，他走到河邊，蹲下身解開繩索，手脚俐落地把船划到鼯鼠身邊，伸出手說道：「抓著我的手！來，腳步輕一點！」

鼯鼠完全沒注意到河岸邊繫著一艘小船，也沒想過自己會坐上船。他打量船裡的坐墊、槳架以及每個細節，閉上眼睛感受著船身在腳底下輕晃。河鼠注意到鼯鼠的表情變化，猜想他是第一次坐船，便笑著說：「我親愛的朋友，沒有任何事比在船上悠哉地飄蕩還好玩，要是你有時間，我們就順流而下，玩一整天吧！」

鼯鼠沒想到這個剛認識的朋友會對他這麼親切，他開心地抖動腳趾頭，說道：「那我們趕緊出發吧！」

河鼠請他耐心地等一會兒，然後把船索繫繞在泊柱上，走進岸邊的洞穴裡，沒多久，就扛著一個很大的柳編餐籃走出來，遞給鼯鼠。

「這是什麼呀？」鼯鼠好奇地問。

河鼠告訴鼯鼠那只不過是一些野餐的必備品，接著，他解開繩索，再度划起槳來。鼯鼠由衷信任這位新朋友所做的一切決定，他沉醉在河面泛起的一圈圈漣漪，還把爪子浸入水中，感受那股沁涼。

半小時過後，河鼠再度開口說道：「我傍水而住，與河相伴。我在河上划船，在河中游泳；這條河是我的兄弟姐妹，我的親人，我的伴侶。我吃它的，用它的，這條河就是我全部的世界，我別無所求了。」





Arthur Rackham



「只有你跟這條河？你不覺得寂寞嗎？」  
鼯鼠問。

河鼠寬容地說：「這也難怪了，你第一次到河邊來，不了解這裡的情

況。現在的河岸太嘈雜啦，整天人來人往的，以前可不是這麼一回事。所以我寧願只跟河流做朋友，跟河流說話。」

「那兒有什麼？」  
鼯鼠指向河岸草原後方的一片幽暗樹林。

「那裡是野樹林。我們這些住在河邊的動物，是不太去那裡的。」  
河鼠一副不想多談的模樣。

鼯鼠暗想，可能是住在那裡的動物不友善，他不知道自己把腦子裡想的事情說出來了，河鼠聽了之後解釋道：「松鼠還不錯，有一些兔子也不錯。那裡還住了獾老，他住在樹林子的中心，他就只住那裡，你要拿錢請他搬到別的地方，他還不肯呢。這位親愛的獾老兄呀，沒有人奈何得了

他。」

「那麼，野樹林有什麼景色？」鼯鼠繼續發問，顯然對野樹林充滿濃

厚的興致。

「野樹林是一片遼闊的天地，不過啊，對你跟我都不重要。我從沒去過那兒，也不想去，假如你夠聰明的話，就別再提它了，好嗎？來吧，我們到小河彎了。」

河鼠把船靠在岸邊繫牢，扶著還踩不穩腳步的鼯鼠安全上岸。

鼯鼠自告奮勇要準備餐點，於是河鼠便調整最舒適的姿勢，躺在草地上休息。一包包的神祕東西讓鼯鼠讚嘆不已，每打開一樣，他就不自禁地笑眯眼睛。野餐張羅好了之後，他們開心地享受美食，尤其是一大早就起來忙著春季大掃除的鼯鼠，更是吃得津津有味。







填飽了肚子，鼯鼠專注地看著水面上的氣泡。河鼠順著他的目光看去，這時，河邊探出了水獺圓亮的鼻頭。

他走上岸，抖了抖身上的水。「河鼠兄啊，怎麼沒找我呀？」他說。

「我也是臨時決定的啦，」河鼠解釋道：「來，跟你介紹介紹，這是我的朋友，鼯鼠先生。」

「你好。」水獺跟他打招呼。鼯鼠很高興又認識一個朋友，可是沒多久他又被其他的東西吸引了。樹籬中傳來窸窣窸窣的聲音，然後伸出一個帶著條紋的頭。他肩膀寬闊，兩眼正盯著他們瞧。

「一起來用餐吧，獾老！」河鼠喊道。

「原來是你們呀。」獾老說罷便轉身離去。

「他這人就是這樣！」河鼠失望地說：「他討厭和別人打交道！嘿，

水獺兄，跟我們聊聊今天河上有哪些趣事吧。」

水獺回答：「蛤蟆開著一輛全新的汽艇，還穿著一身的新行頭，什麼都是新的！你說這不就擺明是來炫耀的嘛。」

「他這人就是這樣，對任何事情都只有三分鐘熱度。」河鼠說道。

「他人是不錯啦，但就是沒定性，對船尤其喜新厭舊。」水獺想了想後說道。

傍晚時分，太陽逐漸西下，水獺沒打招呼就離開了，等鼩鼠發現時，想起動物之間的規矩：「不可議論不辭而別的朋友」，也就沒多問，默默收拾好餐盒，然後跟著河鼠划船回家。從踏到地面上到現在，鼩鼠經歷好多事情，彷彿過了好幾天似的。他凝望著划槳的河鼠，突然說：「河鼠兄，我也想划一下船。」